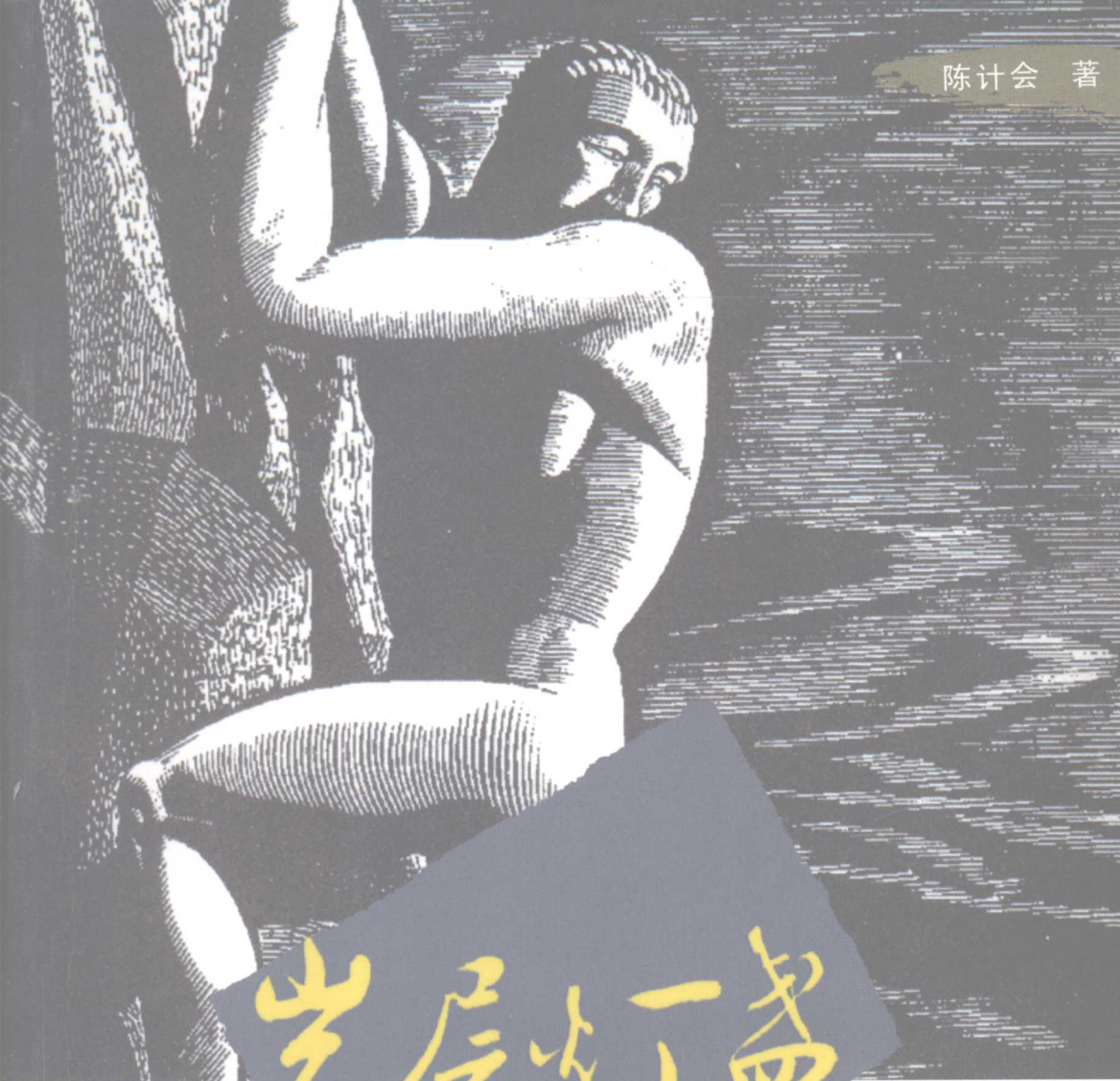


陈计会 著



岩层灯盏

大众文艺出版社

陈计会 著

岩层灯盏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岩层灯盏 / 陈计会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7. 10

(彼岸诗丛/黄礼孩主编)

ISBN 978-7-80240-079-5

I. 岩… II. 陈… III. 散文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5189 号

书 名 岩层灯盏

作 者 陈计会

责任编辑 阎世宏 沈动

装帧设计 礼孩+秀花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20 开

印 张 55 印张

字 数 10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180.00 元 (全 7 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汉娜·阿伦特

“灯盏”的光辉

◆ 耿林莽

陈计会，这位有“青铜诗人”之称的青年作家，推出一本新著《岩层灯盏》，寄来书稿嘱我作序。并问我，有无这样专题性散文诗集出版过？据我所知，以散文诗写历史人物的，有许淇、刘再复等先生在先，我也曾作过尝试。但专集或是初见，因而，可称得“始作俑者”了吧。

至于序，我以为他的《题辞》便是极好的序，如同鲁迅的《野草题辞》一样，自便是优秀的散文诗。无论从集子自身，或当代散文诗代表性篇目中，均可称杰出而无愧。由于有了这实质上起了书序作用的“题辞”在，我这序便可有可无了。权作为补充，将我了解的一些有关背景作点介绍，略述一下对《灯盏》价值的见解，便可以了吧。

据我所知，他写此书的主要动机。一是当下中国的文化背景，二是当下散文诗的创作现状。不妨就从这里说起。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全球一体化”浪潮的扑面而来，弘扬民族文化，保护优秀遗产的课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是理所当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庄严的旗帜下，总有些似是而非的“泥沙”混杂其间，甚至早经历史遗弃的某些糟粕，也顶着国学的名义，沉渣泛起。“儒学”前面加个“新”字，便成为学界时髦品牌，风光一时。而占领着大众文化前沿阵地的影视屏幕上，封建帝王的僵尸更成为“第一主角”活跃异常，“吾皇万岁”的呼声，不绝于耳。这种现象虽也引起有识之士的不安，有所议论，毕竟其声甚微，朝野上下，安之若素，才是基本态势。陈计会正是在此背景下，萌发了燃亮“灯盏”的创作动机，写出了这些为优秀历史人物显影的散文诗篇。她们的思想深浅、艺术高低，将会受到读者的检验与品评，暂不置喙。我想一提的是，

肯定其倡导者的先行作用，这不限于散文诗这一文体范围，在整个文化领域，或也带有“齐瘠”中某种程度的“惊雷”意义吧。我始终认为，在涉及继承文化遗产这一课题时，人们常会忽略了区分优劣，发扬精华，扬弃糟粕的关键性一步，或则笼统张扬，照单全收，或则一概排斥，全盘否定，此类偏颇，颇不罕见。陈计会高举他的“灯盏”，将目标对准了中国历史上那些至今仍熠熠闪光的文化精英，期以照亮几千年封建文化浸润已久的“潮湿、阴冷的”历史“岩层”，这一创意，这一尝试，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值得欢迎和赞赏的。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他的见识与目光的向度所提供的借鉴意义。他说：“历史也是一种现实。对历史的关注，必须打通它与现实生存的通道。”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借历史之光辉，照耀现实的路径，从而确立了他的选择标准。在神话的层面，他从盘古、夸父、精卫、吴刚这些形象中，发掘出创造、抗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意志，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历史人物中，有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闪现着民族大义的岳飞、文天祥等；有反抗暴政、坚守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司马迁、嵇康、龚自珍、李贽等；作为现代意识先驱的人物，则有谭嗣同、秋瑾、陈独秀、鲁迅等，在文化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群像，所选比重就更大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智慧的民族，不幸的是，几千年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以其所用的儒家为代表的腐朽文化，束缚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奴役人们的精神至深至酷，顺民意识从知识分子的“儒生”到普通的劳动群众，均蒙受了麻醉性深入骨髓的影响。因而，寻求一批“灯盏”的光辉其实关非易事。对于这本集子中这些人物身上显现的“灯盏”的聚光，似应受到格外的珍视。

至于散文诗创作的现状，近年来，由于许多参予者的努力，确已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多年来笼罩其上的固步自封氛围，仍未完全摆脱，开拓与突破还有赖于持久性的努力。计会的这种向历史领域进行深度开拓的探索，便具有了一种创新性的意义了。为此他作出了艰辛的努力，选定一个人物，从钻研史料到浏览作品，付出的劳动不菲，而他总是在感情受到激荡时方进入写作，其严肃不苟的创作态度令我感佩。我想说的是，尽管成果来之不易，

结集出版尤其是欣庆，就这一类型的散文诗的开拓来看，毋宁说才是开始，任重而道远，因而，探讨有关的写作经验，便是不容忽视的一端了。他所取的方法，基本上是以点带面，不是“纪实体”，更不是压缩了的“传记体”，而是以人物为对象的散文诗，这个定位我是以为恰当的。难度或亦在此。这比写人物传记、回忆录，或是散文要远为艰难，比写一般题材的散文诗要远为艰难。一方面是人物的历史真实，一方面是散文诗的提炼和诗化。如何由实化虚，从史到诗，走进再去走出来，非过来人不知其路途之险阻重重。从他的这些作品看，不少是写得好的，但似也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我以为，关键在于从史向诗的转化要更开放，更大胆，更彻底些，凡是“力不从心”之处，主要由于受制于“真实性”的拘谨和约束。面对一个人物，创作心态上便产生了一种敬畏感，不敢越雷池一步，某种程度上的“命题作文”性，就会影响到作品的自由驰骋度，想象力的发挥，随意性的拓展等等，而这些，乃是散文诗的诗性品格所在。说到底，诗是一种虚构。历史人物写真这一类型的散文诗怎样恰当地处理好既不违背历史人物与精神的基本面目之实，而又游刃有余地发挥散文诗的诗美自由之虚，求其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可否一试？“有心种花”和“无意插柳”之间，一种放松些的写作心态，或许比那些正襟危坐式的紧张对峙，要有利一些。不知这些“乱弹琴”的建议，是否有助于解开过于收紧的心态束缚，愿计会有以教我。

2006年5月10日

耿林莽（1926年——）江苏如皋人，现居青岛，作家、编审，系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当代著名散文诗作家。

目 录 | Contents

→→→→ 题 辞 001

→→→→ 盘 古 004

→→→→ 女 娲 006

→→→→ 夸 父 008

→→→→ 精 卫 010

→→→→ 刑 天 012

→→→→ 吴 刚 014

→→→→ 嵇 康 016

→→→→ 阮 籍 018

→→→→ 刘 伶 020

→→→→ 李 白 022

→→→→ 李 贽 024

→→→→ 徐 渭 026

→→→→ 方孝孺 028

→→→→ 解 缙 030

→→→→ 唐 寅 032

→→→→ 龚自珍 034

→→→→ 朱 奎 036

→→→→ 金圣叹 038

→→→→ 郑板桥 040

→→→→	屈 原	042
→→→→	贾 谊	044
→→→→	司马迁	046
→→→→	陈 蕃	048
→→→→	杜 甫	050
→→→→	李 贺	052
→→→→	苏 轼	054
→→→→	关汉卿	056
→→→→	汤显祖	058
→→→→	吴敬梓	060
→→→→	黄仲则	062
→→→→	蒲松龄	064
→→→→	曹雪芹	066

→→→→	荆 轲	068
→→→→	辛弃疾	070
→→→→	陆 游	072
→→→→	岳 飞	074
→→→→	文天祥	076
→→→→	袁崇焕	078
→→→→	夏完淳	080
→→→→	谭嗣同	082
→→→→	陈天华	084

→→→→	蔡 琰	086
→→→→	薛 涛	088
→→→→	朱淑真	090
→→→→	李清照	092
→→→→	柳如是	094

→→→→秋 瑾 096

→→→→杨 朱 098

→→→→万 户 100

→→→→郑 和 102

→→→→鲁 迅 104

→→→→陈独秀 106

→→→→瞿秋白 108

→→→→阿 炳 110

题 辞

这是潮湿、阴冷的岩层：堆积着半坡的陶片、山顶洞的灰烬、残存的经卷、锈蚀的战车，以及深埋在泥土里殉葬者的骸骨；苍生喑哑传唱的谣曲窒息在王殿的废墟里；历史的绳索紧紧套住思想的野马，它的嘶鸣干涸成暗褐色的血痕，斑驳在权力祭坛的周围。在这样阴沉的，夜一样的寂寥里，我隐约看见一群脸孔，闪现在岩石深层的纹理中。

他们像一盏盏熹微的灯，暗黄色的光芒穿透岩层的夜晚。我知道，这是从他们的头颅里，从他们思想深处发出的光芒。毕竟有了光，让这阴冷的岩层有了些许的温暖。虽然无法完全看清楚他们的脸庞，但我还是感到清峻的脸上有一种勇毅的神色；那是为了某种道义与理想敢于献身的的神色，而脸上的血痕更坚定了这种神色。这或许是历代人们传颂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士子的形象。他们背负着一把剑与一根箫。“狂来说剑，怨去吹箫”。我不知这样一把装饰性的宝剑能否击碎如此坚实的岩层，以及牢固的专制枷锁？箫，或许是一道温柔的闪电，它有时会演变为高渐离的筑，或嵇中散手中的五弦琴，在超越生死的演奏中让人内心的黑暗分崩离析。

然而，举目望去，依然还是一片阴暗。在一颗颗的头颅后面，我看见权力祭坛上高举的大刀，以及刀刃上涔涔的血液。千百年来，依然未干。更迭的政权、倾轧的官场、弥漫的硝烟，这些都不是寒窗下清瘦的身影所能承担的，但来自经卷上的教谕，来自内心的使命，驱使一群群苍白的脸孔走进历史的风云里。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他们生命和思想的光芒，或许只有在权力血染的祭坛上才会得到充分的展现，他们的济世情怀让暗夜燃起灯盏，照

亮苍生多艰的道路。

同时，我还看见在岩层之上，有一座葱郁的山林。一群被逐或自我放逐的身影在林泉下漫游。从他们轻盈的身影我无法感知他们内心的痛楚。采菊东篱下，或者“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或者逍遥而飞升。然而，我能看见的是他们身后的岩层依然漆黑，那把大刀依然滴着鲜血……

或许，更多的是短暂的逃离，最后还是指向那片岩层。他们独立的身影终归没入黑暗。

突围。一个意念不知何时已从内心的深渊里升起。然而，面对苍茫的黑暗，突围何谈容易？权力犹如枷锁，又如血液，将一群群士子奶大，又将他们的手脚束缚。举起你背后的剑吧，李太白或龚自珍，把它舞成一把干戚，舞成一阵旋风，削山填海，削铁如泥……这终归是一个诗人的想象；暗沉的现实比钢铁还硬，禁锢的樊笼比黑夜还坚。我看见李贽割开的喉管依然喷吐着异端思想和血液……

当历史翻开 20 世纪的扉页，有一群人从黑暗里奔突而出，走向空旷的原野。诸如荷戟的鲁迅，横站在夜的出口，他刚从岩层里血战而出。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荒原，一片开阔的、苍凉的原野……

这或许是另一片岩层。

地火依然在地下运行，地面不长乔木，只长野草。

权力犹如阴云，笼罩着天空。专制的黑手，依然紧紧扼住思想的喉管。此情此景，让人不禁想起卢梭的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或许正因为有枷锁，才有你迎战的必要，你的价值体现在反叛的声音。那是民主与自由的呐喊，如一道道闪电的利剑，刺破漆黑的天空……

你屹立在荒原之上。

像一匹孤独的狼。

以一己之躯，承担内心的虚无与绝望，承担社会和命运的天空。

然而，黑暗恒常存在，诸如权势、诸如邪恶。你以边缘人的姿态退守荒

原，让双眼燃起正义和良知的火焰；横刀立马，向专制的城堡射去舆论的利矢。犹如唐·吉诃德端起长矛，迎战旷野的大风车。耳边仿佛响起吴刚坎坎伐桂，或者西西弗斯推动巨石的声音。热烈而苍凉的泪水啊，不知何时已湿透衣襟。

那永远是荒原执著前行的背影。

那永远是批判社会独异的声音。

那永远是照亮岩层深处的灯盏。

这教人在漆黑寒凉的荒原里行走时，感到些许的温暖；同时也告诫自己不要忘记发出熹微的光芒！

2006/3/8

盘 古

不知何时，你从黑夜中醒来，梦从指间滑落。胸闷。爬满苔藓的青石。漆黑的屋子：寒冷、潮湿、寂静。老鼠的语词被一滴渗下的水击碎。你伸开两手摸索着。火柴！怎会有火柴？要有窗子，要有光，要有闪电和雷霆，要有一望无际的大海……打开内心，你差点被翻腾的大海淹没，海啸，鲨鱼蓝色的咆哮……

你好像真的摸到了什么。你霍地站起来。血液穿过你手臂的岩石和山脉，像奔腾的大河，无法阻挡。梦、理想，或期盼。疼痛。昨夜关节的疼痛。意志。你挥动双臂。天高了！地远了！海！迎面扑来！阳光下，飞扬的是尘土和汗滴。花朵和颂歌。一天的序幕。

当你回首，波涛之上，浮起：足迹、身影、血液；思想和意志；两把斧子，闪闪发光。



【盘古】

神话中开天辟地的人。传说生于天地混沌中，后来天地开辟，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他日长一丈，如此一万八千岁，天就极高，地就极低。

女 媧

蛙声周围。月亮。清幽的面孔，照见孤独。以及一条花蛇，爬过晚风，阔叶树的手掌。内心的岩层，一点点被啃掉。累了，盘着睡觉；醒来，又继续啃着。五十里外，都听到一种声音。月亮破碎的声音。内心的声音。超过蛙鸣的声音。永远涉不过的寂寞。

然而，所有的夜晚都是同一个夜晚。漫长的夜晚。你随手抓起一把黄土。并不驱赶花蛇。并不修补月亮。制造影子。你月亮上清幽的影子：对抗寂寞。制造。制造。制造。

大地上，越来越多的影子。行走、奔跑、跳跃，寻找出口。你看见花蛇在逃遁。夜色在逃遁。寂寞在逃遁。在一棵树下，你和阳光站在一起。你的影子随着阳光，撒遍大地。更加广阔的内心。

但是，不经意间，你制造的影子等级森严，必然引来遮蔽、倾轧。你的灵魂从此不安。



【女娲】

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传说她曾用黄土造人，后来引绳于泥中，泥点溅落处，也变成一个个活人。据说，富贵的人是她用团黄土造的，贫贱的人，则是她引绳于泥浆中泥点溅落变成的。